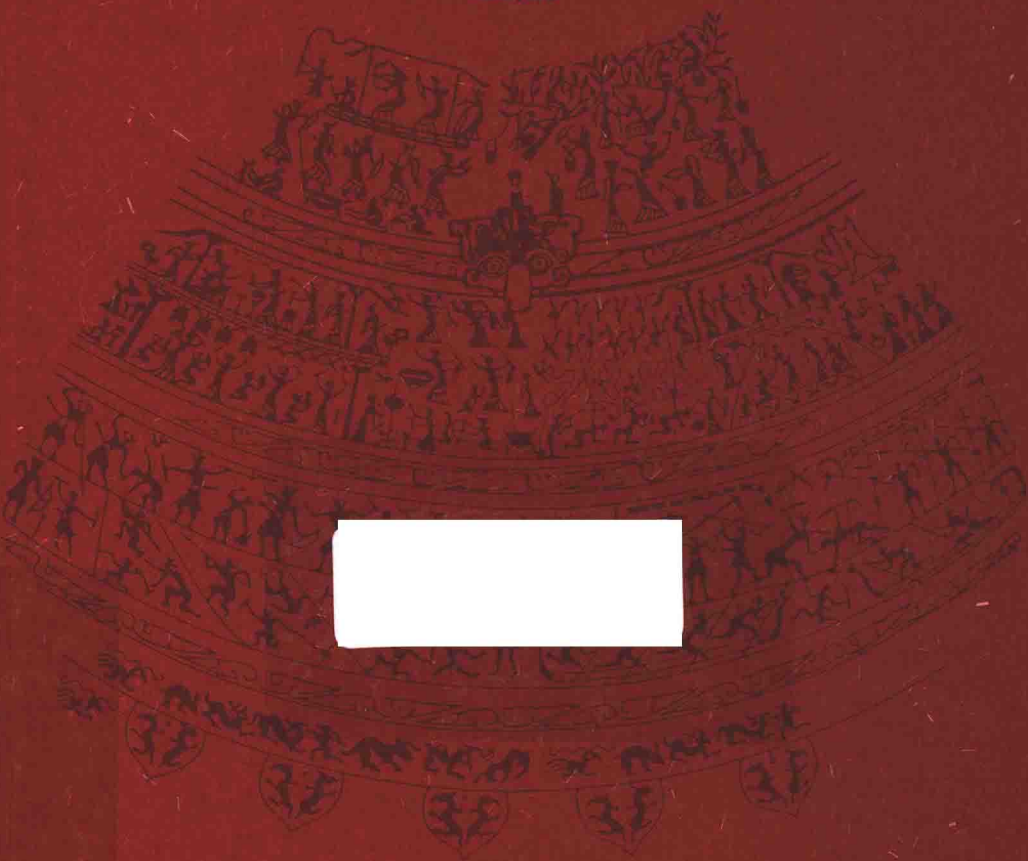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周列国志

上册

[明] 冯梦龙 著



524
南方传媒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尊



东周列国志 上册

[明] 冯梦龙 著

 | 广东人民出版社
南方传媒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周列国志. 上册 / (明) 冯梦龙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23.6

ISBN 978-7-218-16423-6


I. ①东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2) 第253185号

DONGZHOU LIEGUO ZHI SHANGCE

东周列国志 上册

[明] 冯梦龙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李幼萍

责任技编: 吴彦斌 周星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99)

电话: (020) 85716809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289585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: 36 字数: 840千

版次: 2023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23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98.00元 (全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7712513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7717307

国家兴亡成败，个人命运浮沉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，杜大夫化厉鸣冤 / 001
-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，幽王烽火戏诸侯 / 010
-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，周平王东迁洛邑 / 020
-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，郑庄公掘地见母 / 030
-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，助卫逆鲁宋兴兵 / 039
- 第六回 卫石蜡大义灭亲，郑庄公假命伐宋 / 048
-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，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/ 057
-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，败戎兵郑忽辞婚 / 067
-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，祝聃射周王中肩 / 074
-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，郑祭足被胁立庶 / 082
-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搏兵，郑祭足杀婿逐主 / 090
-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，高渠弥乘间易君 / 100

-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，郑子直君臣为戮 / 109
-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，齐襄公出猎遇鬼 / 116
-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，鲁庄公乾时大战 / 127
-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，战长勺曹刿败齐 / 134
-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，楚王杯酒虜息媿 / 142
-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，桓公举火爵甯戚 / 152
-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，杀子颓惠王反正 / 162
-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，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/ 171
-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，齐桓公兵定孤竹 / 182
-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，齐皇子独对委蛇 / 195
-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，齐桓公兴兵伐楚 / 205
-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，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/ 217
-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，穷百里饲牛拜相 / 229
- 第二十六回 歌虞廖百里认妻，获陈宝穆公证梦 / 240
-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，献公临终嘱荀息 / 249
-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，穆公一平晋乱 / 258
-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，管夷吾病榻论相 / 266
-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，穆姬登台要大赦 / 275
-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，介子推割股啖君 / 285

-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，群公子大闹朝堂 / 293
-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，楚人伏兵劫盟主 / 304
-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，齐姜氏乘醉遣夫 / 314
-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，秦怀嬴重婚公子 / 325
-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，秦穆公再平晋乱 / 335
-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，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/ 346
-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，晋文公守信降原 / 358
-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，晋文公伐卫破曹 / 368
-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，晋楚城濮大交兵 / 379
-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，践土坛晋侯主盟 / 391
-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，卫元暄公馆对狱 / 401
-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鸩复卫，老烛武缒城说秦 / 410
-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，弦高假命犒秦军 / 419
-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，先元帅免胄殉翟 / 428
-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，秦穆公崤谷封尸 / 439
-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，赵盾背秦立灵公 / 448
-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，召士会寿余给秦 / 459
-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，齐懿公竹池遇变 / 470
-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，赵宣子桃园强谏 / 480

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，诛鬬椒绝纓大会 / 492

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，陈灵公袒服戏朝 / 503

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，晋景公出师救郑 / 513

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，孟侏儒托优悟主 / 523

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，杜大夫化厉鸣冤

词曰：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
· 兴亡过手！

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
· 甚龙争虎斗。

话说周朝，自武王伐纣，即天子位，成康继之，那都是守成令主。又有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，真个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，颀礼不明，诸侯渐渐强大。到九传厉王，暴虐无道，为国人所杀。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，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，立太子靖为王，是为宣王。那一朝天子，却又英明有道，任用贤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复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兴。有诗为证：

夷厉相仍政不纲，任贤图治赖宣王。

共和若没中兴主，周历安能八百长！

却说宣王虽说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，户牖置铭；虽说中兴，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，重译献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驾亲征，败绩于千亩，车徒大损，思为再举之计，又恐军数不充，亲自料民于太原。——那太原，即今固原州，正是邻近戎狄之地。料民者，将本地户口，按籍查阅，观其人数之多少，车马粟刍之饶乏，好做准备，征调出征。——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。后人诗云：

犬彘何须辱剑铍？隋珠弹雀总堪伤！

皇威衰尽无能报，枉自将民料一场。

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，离镐京不远，催趲车辇，连夜进城。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，拍手作歌，其声如一。宣王乃停辇而听之。歌曰：

月将升，日将没；麋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

宣王甚恶其语。使御者传令，尽拘众小儿来问，群儿当时惊散，止拿得长幼二人，跪于辇下。宣王问曰：“此语何人所造？”幼儿战惧不言；那年长的答曰：“非出吾等所造。三日前，有红衣小儿，到于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，不知何故，一时传遍，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，不止一处为然也。”宣王问曰：“如今红衣小儿何在？”答

曰：“自教歌之后，不知去向。”宣王嘿然良久，叱去两儿。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：“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，连父兄同罪。”当夜回宫无话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，齐集殿下，拜舞起居毕。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，述于众臣：“此语如何解说？”大宗伯召虎对曰：“檠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檠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结之以为箭袋，故曰箕箒。据臣愚见：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太宰仲山甫奏曰：“弓矢，乃国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报犬戎之仇，若兵连不解，必有亡国之患矣！”宣王口虽不言，点头道是。又问：“此语传自红衣小儿。那红衣小儿，还是何人？”太史伯阳父奏曰：“凡街市无根之语，谓之谣言。上天儆戒人君，命荧惑星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。小则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则系国家之兴败。荧惑火星，是以色红。今日亡国之谣；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宣王曰：“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内所藏弧矢，尽行焚弃，再令国中不许造卖。其祸可息乎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臣观天象，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宫之内，非关外间弓矢之事，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，况谣言曰：‘月将升，日将没’，日者人君之象，月乃阴类，日没月升，阴进阳衰，其为女主干政明矣。”宣王又曰：“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，甚有贤德，其进御宫嫔，皆出选择，女祸从何而来耶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谣言‘将升’‘将没’原非目前之事。况‘将’之为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词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凶为吉。弧矢不须焚弃。”宣王闻奏，且信且疑，不乐而罢，起驾回宫。

姜后迎入。坐定，宣王遂将群臣之语，备细述于姜后。姜后曰：“宫中有一异事，正欲启奏。”王问：“有何异事？”姜后奏曰：“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，年五十余，自先朝怀孕，到今四十余年，昨夜

方生一女。”宣王大惊，问曰：“此女何在？”姜后曰：“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将草席包裹，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”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，问其得孕之故。老宫人跪而答曰：“婢子闻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，降于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，谓桀王曰：‘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’桀王恐惧，欲杀二龙，命大史占之，不吉。欲逐去之，再占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‘神人下降，必主祲祥，王何不请其爨而藏之？爨乃龙之精气，藏之必主获福。’桀王命太史再占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币设祭于龙前，取金盘收其涎沫，置于朱椽之中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二龙飞去，桀王命收藏于内库。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，传二十八主，至于我周，又将三百年，未尝开观。到先王末年，椽内放出毫光，有掌库官奏知先王。先王问：‘椽中何物？’掌库官取簿籍献上，具载藏爨之因。先王命发而观之。佳臣打开金椽，手捧金盘呈上。先王将手接盘，一时失手堕地，所藏涎沫，横流庭下。忽化成小小元鼈一个，盘旋于庭中，内侍逐之，直入王宫，忽然不见。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，偶践鼈迹，心中如有所感，从此肚腹渐大，如怀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于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来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，守宫侍者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此怪物，不可容留，随命侍者领去，弃之沟渎。婢子罪该万死！”宣王曰：“此乃先朝之事，与你何干。”遂将老宫人喝退。随唤守宫侍者，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。不一时，侍者回报：“已被流水漂去矣。”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大史伯阳父告以龙爨之事，因曰：“此女婴已死于沟渎，卿试占之，以观妖气消灭何如？”伯阳父布卦已毕，献上繇词，词曰：

哭又笑，笑又哭。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
糜弧箕箒！

宣王不解其说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以十二支所属推之：羊为未，马为午。哭笑者，悲喜之象。其应当在午未之年。据臣推详，妖气虽然出宫，未曾除也。”宣王闻奏，怏怏不悦。遂出令：“城内城外，挨户查问女婴。不拘死活，有人捞取来献者，赏布、帛各三百匹；有收养不报者，邻里举首，首人给赏如数，本犯全家斩首。”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，因繇词又有“糜弧箕箒”之语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麇肆，不许造卖山桑木弓，箕草箭袋，违者处死。

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着一班胥役，一面晓谕，一面巡绰。那时城中百姓，无不遵依，止有乡民，尚未通晓。巡至次日，有一妇人，抱着几个箭袋，正是箕草织成的，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，跟随于后。他夫妻两口，住在远乡，赶着日中做市，上城买卖。尚未进城门，被司市官劈面撞见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手下胥役，先将妇人擒住。那男子见不是头，抛下桑弓在地，飞步走脱。司市官将妇人锁押，连桑弓箕袋，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。左儒想：“所获二物，正应在谣言，况太史言女人为祸，今已拿到妇人，也可回复王旨。”遂隐下男子不题，单奏妇人违禁造卖，法宜处死。宣王命将此女斩讫。其桑弓箕袋，焚弃于市，以为造卖者之戒。不在话下。后人有一诗云：

不将美政消天变，却泥谣言害妇人！

漫道中兴多补阙，此番直谏是何臣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，急忙逃走，正不知：“官司拿我夫妇，是甚缘故？”还要打听妻子消息。是夜宿于十里之外。次早有人传说：“昨日北门有个妇人，违禁造卖桑弓箕袋，拿到即时决了。”方知妻子已死。走到旷野无人之处，落了几点痛泪。且喜自己脱祸，放步而行。约十里许，来到清水河边。远远望见百鸟飞鸣，近前观看，乃是一个草席包儿，浮于水面，众鸟以喙衔之，且衔且叫，将次拖近岸来。那男子叫声：“奇怪！”赶开众鸟，带水取起席包，到草坡中解看。但闻一声啼哭，原来是一个女婴。想道：“此女不知何人抛弃，有众鸟衔出水来，定是大贵之人。我今取回养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”遂解下布衫，将此女婴包裹，抱于怀中。思想避难之处，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。鬻翁有诗，单道此女得生之异：

怀孕迟迟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。
生成妖物殃家国，王法如何胜得天！

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，以为童谣之言已应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。自此连年无话。到四十三年，时当大祭，宣王宿于斋宫。夜漏二鼓，人声寂然。忽见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来，直至官庭。宣王怪他干犯斋禁，大声呵喝，急唤左右擒拿，并无一人答应。那女子全无惧色，走入太庙之中，大笑三声，又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，做一束儿捆着，望东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赶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自觉心神恍惚，勉强入庙行礼。九献已毕，回至斋宫更衣，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，告以梦中所见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三年前童谣之语，王岂忘之耶？臣固

言：‘主有女祸，妖气未除。’繇词有哭笑之语，王今复有此梦，正相符合矣。”宣王曰：“前所诛妇人，不足消‘檠弧箕箒’之讖耶？”伯阳父又奏曰：“天道玄远，候至方验。一村妇何关气数哉！”

宣王沉吟不语。忽然想起三年前，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，查访妖女，全无下落。颁胙之后，宣王还朝，百官谢胙。宣王问杜伯：“妖女消息，如何久不回话？”杜伯奏曰：“臣体访此女，并无影响。以为妖妇正罪，童谣已验，诚恐搜索不休，必然惊动国人，故此中止。”宣王大怒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闻，分明是怠弃朕命，行止自由。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！喝教武士：“押出朝门，斩首示众！”吓得百官面如土色。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，忙将杜伯扯住，连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宣王视之，乃下大夫左儒——是杜伯的好友，举荐同朝的。左儒叩头奏曰：“臣闻尧有九年之水，不失为帝；汤有七年之旱，不害为王。天变尚然不妨，人妖宁可尽信？吾王若杀了杜伯，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，外夷闻之，亦起轻慢之心。望乞恕之！”宣王曰：“汝为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轻君也。”左儒曰：“君是友非，则当逆友而顺君；友是君非，则当违君而顺友。杜伯无可杀之罪，吾王若杀之，天下必以王为不明。臣若不能谏止，天下必以臣为不忠。吾王若必杀杜伯，臣请与杜伯俱死。”宣王怒犹未息，曰：“朕杀杜伯，如去藁草，何须多费唇舌？”喝教：“快斩！”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。左儒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鬻翁有赞云：

贤哉左儒，直谏批鳞。

是则顺友，非则违君。

弹冠谊重，刎颈交真。

名高千古，用式彝伦。

杜伯之子隰叔，奔晋，后仕晋为士师之官。子孙遂为士氏，食邑于范，又为范氏。后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于杜陵，号为杜主，又曰右将军庙，至今尚存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宣王，次日闻说左儒自刎，亦有侮杀杜伯之意，闷闷还宫。其夜寝不能寐。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语言无次，事多遗忘，每每辍朝。姜后知其有疾，不复进谏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玉体稍豫，意欲出郊游猎，以快心神。左右传命：司空整備法驾，司马戒飭车徒，太史卜个吉日。至期，王乘玉辂，驾六驹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旗对对，甲仗森森，一齐往东郊进发。那东郊一带，平原旷野，原是从来游猎之地。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觉精神开爽，传命扎住营寨。吩咐军士：“一不许践踏禾稼；二不许焚毁树木；三不许侵扰民居。获禽多少，尽数献纳，照次给赏；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！”号令一出，人人贾勇，个个争先。进退周旋，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；左右前后，弯弧者尽夸纵送之能，鹰犬借势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乱窜。弓响处血肉狼藉，箭到处毛羽纷飞。这一场打围，好不热闹！宣王心中大喜。日已西，传令散围。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，束缚齐备，奏凯而回。

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辂之上，打个眼眯，忽见远远一辆小车，当面冲突而来。车上站着两个人，臂挂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声喏曰：“吾王别来无恙？”宣王定睛看时，乃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吃这一惊不小，抹眼之间，人车俱不见。问左右人等，都说：“并不曾见。”宣王正在惊疑。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，往来不离玉辂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“罪鬼，敢来犯驾！”拔